

無事吃壽麵

文 鄒芷茵 畫 洋小漫

今年過生日，不能上館子吃晚飯，得在家給自己煮生日飯吃。偶然在一篇叫〈生日禮物〉的舊小說中，讀到男子給妻子準備過生日的食物：

結婚後的二三年，他還記得每年為太太安排一個快樂的生辰，即使是簡單到只有兩碗壽麵和一盤雞蛋糕，兩口子也覺得十分纏綿甜蜜。

—— 易振聲〈生日禮物〉（節錄）

「纏綿甜蜜」大可不必，但讀過這小說後，我也突然想吃壽麵呢；於是在永樂麵粉廠訂一盒特大伊麵，決定今年給自己煮碗壽麵。

想要煮壽麵，因為我從未吃過壽麵。紅雞蛋我吃過，從前幼稚園會每個月派一次紅雞蛋，給過生日的小朋友。壽麵是怎樣的一碗麵？記憶裏是湯麵，掛麵或是伊麵，不會是米粉。有簡單的配料；麵一定要長，不可以剪斷，討個意頭。腦內突然想起婚宴、壽宴、彌月宴入席前的蟹肉湯伊麵。

蔡炎培在散文〈淪陷前後——為母親九三壽〉和新詩〈寄素人〉裏，均提到了一碗母親吃的壽麵。當年香港淪陷，蔡母叮囑他如有天與家人失散，可以回鄉下廣州去投靠外婆：「她很喜歡你的，因為她生日，我回家吃了壽麵，你就半夜三更出來了。」（〈淪陷前後——為母親九三壽〉）

吃壽麵的人，不一定是過生日的人。蔡炎培的母親因為外婆過生日而吃壽麵。他後來又在詩作裏提起這碗麵：

素人：重陽後三天
母親懷著十月的我
前去娘家西村吃外婆的壽麵
麵條有雞有冬菇
還有自家菜蔬一碟碟

—— 蔡炎培〈寄素人〉（節錄）

此詩以「是了，夜三點／接生婆及時救了我母子的命」收結，彷彿詩人是因外婆的壽麵而有驚無險來到世上，難忘的是點點緣分。對蔡炎培來說，這碗麵，這場生日似乎是畢生難忘的。他在自己七十七歲時，寫了一首〈靜坐——七十七歲生日自壽〉；沒提到自己有沒有吃壽麵，反而提到自己去為家人買粉：

今兒十月二十六
根據娘子定律重陽後三日
七十七了
間有小小癢小小痛小小傷
風咳



大小二便如常
間或尿壺夜來歪歪嘴

一宿無話
早上給夫人買了孿孿粉
拿了一堆去洗的衣服
重返寄塵崖

—— 蔡炎培〈靜坐——七十七歲生日自壽〉
(節錄)

鍾國強在散文〈老房子與木樓梯〉裏，也提到一碗由過生日的人請賀生日的人吃的壽麵：

太婆婆在客廳和廚房間來回了幾次，我們便嗅到那熟悉的麵香了。那是一箸牽起不見盡頭的長長的壽麵，太婆婆牽動著臉上、頸上全部的皺紋勸我們再添。

由「九十多歲的太婆婆」來煮的長長的、不見盡頭的壽麵。原來在可以上館子吃生日飯的時候，在家自己煮生日飯給自己吃的人其實不少。

是否能同年同日生或一起過生日，要看緣分；是否吃到壽麵，也要看緣分。永樂麵粉廠的伊麵很受歡迎，時有缺貨；幸好給我訂到一盒，有兩個大麵餅。特大伊麵的尺寸真的很大，一個已是兩人的份。也許煮壽麵後，可以用另一個麵餅來煮P最喜歡吃的芝士大蝦伊麵？我們好久沒能去酒樓吃芝士大蝦伊麵了。

惟得的小說〈長壽麵之味〉所寫的，恰巧也是九十歲過生日的人，叫何老太。蔡炎培於七十七歲生日那天，選擇「滿心靜坐窗前／翻看歷年香港的文學」，靜靜地度過（〈靜坐——七十七歲生日自壽〉）；而何老太的子女，則要何老太來趟熱鬧，在她的農曆生日時為她在酒樓擺兩席壽酒。子女分頭前往酒樓，大兒子夫婦在途上進了超級市場買水果和長壽麵。何老太在酒席上受癡呆症影響而脾氣不佳，嫌棄冷盤的雞、白灼的蝦；連有雞肉和蔥的長壽麵也不放在眼內，甚至擺出臉色來反問「要這麼長命幹甚麼」。

何老太最後有沒有吃長壽麵呢？想是沒有。況且勸來勸去，推來推去，長壽麵總會被湯底泡爛，想吃也不好吃下了。想起當年擺酒寫菜單時，我跟酒樓經理說，我不喜歡吃乾燒伊麵，要改成水餃；經理聽罷是一副「你喜歡不喜歡重要嗎又不是為你而炒的」表情，並微笑。也許是當年嫌棄了伊麵，現在才得了自己煮壽麵過生日的結果。

也對，湯麵上菜麻煩。自己吃自己煮給自己的泡爛了的壽麵，意頭不好。還是統統煮成芝士大蝦伊麵吧。再去買些冷盤的雞、長壽的蝦。■

參考資料

- 蔡炎培：〈淪陷前後——為母親九三壽〉，《香港文學》總第211期（2002年7月），頁106-107。
蔡炎培：〈寄素人〉，《香港作家（1998）》第1期（2009年1月），頁37。
蔡炎培：〈靜坐——七十七歲生日自壽〉，《香港文學》總第336期（2012年12月），頁94。
鍾國強：〈老房子與木樓梯〉，《香港文學》總第330期（2012年6月），頁42。
易振聲：〈生日禮物〉，《小說月刊》第2期（1964年10月），頁22-25。
惟得：〈長壽麵之味〉，《香港文學》總第353期（2014年5月），頁84-89。

私密的語言

文 麥華嵩

這年頭，因稻梁謀之故，已不像十多年前還在香港時常常看電影。英國的本地電視台很多，電視台也會播放較小眾的電影，並且可供串流式追看；我們熟知的串流電視平台更有世界各地包括港日韓和東南亞電影提供給西方觀眾，不久前甚至令一齣韓國電視劇成為國際大熱。只是，人太忙碌，有大量選擇也看不了。新冠之禍，更令電影院在過去兩年沒開了好一段日子，我又有不少時間足不出戶，看不到大銀幕。於是，我近期才有機會在電視上看到個別在去年電影。其中之一，是《波斯密語》（德語：*Persischstunden*；內地和台灣的譯名是《波斯語課》）。我看之前沒聽過這部電影，也是因為某個晚上剛好有空閒時間，並且留意到電視台在放映，於是就看了。之後，因為寫本文而翻看網上資料，才知道去年中它在香港上過畫，也引起了一些討論。

電影的主角，是一個被送進集中營的猶太人。他本來注定要被勞役至死或被殺，卻意外得到了一本以波斯文寫成的書，同時集中營主理膳食的軍官，又在找會波斯語的囚犯教他波斯語。猶太人竟然拿著書走去跟軍官說，他的媽媽是比利時人、爸爸是波斯人，他會波斯語，可以當軍官的波斯語教師。但他其實完全不會波斯語。接下去怎麼辦？他唯有自創新字而名之為波斯語，每天一個字一個字的給軍官上課。軍官在營中以暴躁惡名昭著，卻因

為語文課而對囚犯十分優惠，叫他在廚房工作和登記囚犯名字，不用到戶外做苦工。當主角靈感枯竭，發明不了更多新字時，他就以囚犯名冊上的名字造字。過了一段日子之後，一連串對任何別人來說完全沒有意義的聲音，成了囚犯和軍官之間完全有意義的溝通方式。

電影的最後一幕，是盟軍解放了集中營。囚犯是少數生還者之一，盟軍人員跟他見面，他一口氣唸出了一連串集中營死難者的名字——他當然記得那些名字，它們幫助他發明了一種語言。然而，每一個名字都是一個亡魂。看在觀眾眼裏，那是十分感人的一幕。

電影是白俄與俄羅斯聯合製作，故事源自一位德國知名電影人，劇本則本是俄文，寫成後翻譯為英文，再翻譯為德文。主角是阿根廷演員，其他則多是德國人。還有，片中主角發明的偽波斯語，是一位俄羅斯語言學家設計的。也許最後一點，就是為甚麼西方的一些影評人不很喜歡這電影。一個身處困境的階下囚，怎會有能耐發明一種只有專家才發明得了的新語言？就算有囚犯名冊幫助他，這也絕對不容易。片中的主角，能夠完全默記他自創的字，並且能夠活用它們，雖然有好幾趟差點「穿幫」，卻都能絕處逢生，讓軍官繼續蒙在鼓裏。這種情節有多可信？不過，話說回來，現在無數荷里活超級英雄大片、特務電影和主角永遠死不去的歷



70 Internationale
Filmfestspiele
Berlin

Berlinale Special Gala

柏林國際影展特別放映

Sprachen
Mensch
Katze
Hund
Bahn
Früh
Som
Herbst

brüder
Osten
nein
Schaden
Tod
Bahn
Frühlina
Somme
Herbst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
自創語言記錄歷史

波斯密語

PERSIAN LESSONS



5月6日 毋忘真相

NAHUEL PEREZ BISCAYART LARS EIDINGER JONAS WAY DAVID SCHÜTTER ALEXANDER BEYER ANDREAS HOFER LEONIE BENESCH
DIRECTED BY VADIM PERELMAN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VLADISLAV OPELYANTS WRITTEN BY ILYA ZOFIN MUSIC BY EVGHENI GALPERINE SACHA GALPERINE
PRODUCTION DESIGNER DMITRIY TATARNIKOV VLAD OSAI COSTUME DESIGNER ALEKSEY KAMYSHOV MAKE UP ARTIST EKATERINA ODINTSOVA EDITORS VESSELA MARTSCHEWSKI THIBAUT HAGUE
PRODUCERS ILYA STEWART MURAD OSMANN PAVEL BURIA ILYA ZOFIN VADIM PERELMAN TIMUR BEKMAMBETOV RAUF ATAMALIBEKOV CO-PRODUCERS SOL BONDY JAMILA WENSKE ILYA DZHINCHARADZE
ELIZAVETA CHALENKO LEONID SHPOLSKIY GALINA MALYSHEVA DMITRY MALYSHEV VLADIMIR STAETSKI MIKHAIL GILMAN MARIA ZATULOVSKAYA LINE PRODUCER DANIIL MAKHORT
SOUND BY BORIS VOYT 1ST AD ALEKSEY SMOLYAR PROPS MASTER ARKADYI BAYMATOV



險電影，豈不是更加遠遠不可信？似乎，只要故事一開始就是很明顯地是「假」的，例如童話、神仙和奇想式漫畫故事，你就會放棄批評它的不寫實。令人不喜歡的，是那種好像寫實——甚至有歷史根據——卻又有些過分情節的故事（順帶一提，電影開頭說它「根據真實故事改編」，但我找不到很確鑿的證據）。除了故事難以置信，也有評論認為電影對於納粹大屠殺的浩劫，拍得不夠深刻和慘痛——雖然，太著意地慘痛的話，例如加入太多血腥暴力情節，又會被批評為浮誇。我看，納粹集中營生還故事，在西方電影界已經拍得很多，要在同類片子中突圍而出，是不容易的。中文評論則似乎比較正面，主要是欣賞情節緊湊，以及在極權下以機智勉力求生的悲涼意蘊，我看了也感認同。

電影對我的最大觸動，卻還不是劇情故事，而是它引發的一些對語言的感想。電影主角創造了一種只有他和軍官才會說的二人語言。軍官甚至以囚犯教他的字寫了一首詩，囚犯不只聽得懂，還給他評語和教正。如此的話，那還是子虛烏有的語言嗎？難怪有一些旁觀的角色揶揄說：二人之間是不是有甚麼私密的激情？其實他們之間只有私密的語言，此外卻還是很明晰的主從關係；主角從來都很清楚自己是個囚犯，隨時可以被軍官隨意發落。文字和語言的發明，儘管可以讓人與人溝通，卻沒有令世界變得更平等，甚至反過來幫助建立了懸殊的階級——歷史的進程，已經教會了我們這一點。

自創的語言在人類文化中有不少例子，其中一個很多人認識的，是《魔戒》作者托爾金為自己筆下奇幻世界中各個民族設計的語言。托爾金是語言學家，創作語言於他來說，跟創作天馬行空的小說情節，同樣好玩，他也在演講與著作中專門談論過創造語言的心得。另外，美國電視與電影系列《星空奇遇記》中著名的外星族克林貢人（Klingon）的語言，本是編劇請一位語言學家設計的，後來卻有了獨立的生命，現在有愛好者自行研究，甚至以克林貢語作莎劇舞台演出。我寫本文的過程中，發現世界上有一群愛好者是專門自行發明語言的（英文所指 constructed language，簡稱 conlang），網上平台 Reddit 有一個給他們分享意見的講場，他們會描述和比較各種設計的特色，例如討論不同自創語言的詩歌，是以聲韻為主還是以節奏為主，等等。

我又想起博爾赫斯寫過一篇叫〈約翰·威爾金斯的分析語言〉（*El idioma analítico de John Wilkins*）的遊戲文章（博爾赫斯的所有文章，對

我來說都很有遊戲成分——此人是文字、想像與哲思遊戲的天才），談的是英國十七世紀哲學家約翰·威爾金斯（John Wilkins）的長文《實體字母與哲學語言緒論》（*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威爾金斯在文中闡述一種新發明的語言，該語言的創造原則，是將整個宇宙的事物分門別類，分類的方式有如剝洋蔥層層深入，例如動物→鳥類→大鳥→鷹，每層一個符號，將符號串連就能直接達意。博爾赫斯批評這種哲學語言的原則，說的大致是宇宙太複雜，強作分類只會導致荒謬的結果。博爾赫斯更「引述」一項假參考材料——他常常在著作中「引述」以假當真的資料——說古代中國有文獻將動物分類為：「屬於皇上的」、「被訓練過的」、「傳說中的」、「流浪狗」、「無數的」、「其他」、「剛剛弄破了花瓶的」、「離遠看像蒼蠅的」……當然聽去很可笑，也反證了他的旨意。

詩也是一種獨創的私密語言。通常一首詩的每一個字都是現存語言的字詞，它們可以在新聞報導中出現，也可以在商業信件和法律條文中出現，要多悶有多悶，但是被嵌進詩句中之後，卻茁長出獨立的意義和生命。英國當代哲學家拉馬克（Peter Lamarque）寫過一篇名為〈詩與私人語言〉（*Poetry and Private Language*）的論文，先是說了一句很中的的話：「人類需要語言，但亦被語言禁錮」（Humans need language yet are imprisoned by it），接著主張詩可以衝破樊籬，傳達一般文字不能傳達的內心世界，只是讀者有時沒有類似的經歷去產生同理感，才會覺得詩句難解。如此的話，每一首詩都是一種 conlang，而且是同好者才能共同理解的，但只要同好者，就能夠透過詩句深入地溝通。那末，詩是很溫暖的溝通媒介；哪管詩句說的是多痛苦或多歡樂的感受，寫與讀的都在以私密語言分享。詩不是白紙黑字或螢幕上的符號，而是令人類少一點孤獨、多一點感情連繫的奇妙發明。

因此我覺得，《波斯密語》不只是一個集中營中奇蹟求生的故事，也是關於私密語言的一個寓言；也是電影中軍官以假波斯語寫詩、談詩的一節，給我特別深刻的印象。由是草成本文。 ▣